

## 齊如山和賽金花

林可如

讀第六卷第五期「中外雜誌」，陳則東先生的一篇「賽金花與秋紅」，深切的引起了我的興趣，一代名妓賽金花確曾顯赫一時，她的多采多姿故事傳誦亦曾良久，所謂「九城風聲騰人口，從此爭傳賽二爺」，有人譽她為「一個關於國家的浪漫女性」，亦有人謗之為「奇裝異服，招搖過市國之將亡之妖孽」，是耶否耶，似乎得看她在庚子八國聯軍之役中究竟是擔任什麼樣的角色，以及她和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之間，果否存有種種特殊的關係？關於這兩點，筆者以為已逝國劇大師齊如山以親身經歷所寫的一段文章，最足以澄清傳聞之誤，列舉不爭的事實，因此特地錄它出來，供中外雜誌綴於篇末。

※ ※ ※ ※ ※

幾十年以來，國中的文人往往愛談賽金花的消息，更是常有人來問我，因為大家所傳的許多話，都與實事相反，所以我不願談，也以爲值不得一談，日前暢流登出陳定山先生關於賽金花一段文字，又有朋友來問，說他說的對不對，我說，說的很對，不過還有許多可以證實，而兼補充的地方，朋友囑我寫出來，因而寫在下邊：

在光緒庚子（一千九百年）辛丑，一年多的時間，我合賽金花，雖然不能說天天見面，但一個星期之中，至少也要碰到一兩次，所以我跟他很熟，他的事情，也頗知一二，不過未談此事之前，先把幾十年來，我同朋友們所談的話，簡單着述說幾句，陳定山先生，在他閒話裏所提到的文人，我都認識，也有許多是很熟的朋友，且都談過這件事情，況賽筆雖認識，並不很熟，他是趙叔雅的诗詞老師，他聽到叔雅說過，我知道賽金花的情形很清楚，所以一次他把這件事情來問我，我看他對賽金花之爲人非常愛護，所以我只敷衍了幾句，未敢多說，冒鶴亭住北平東廠胡同時，常相過從，一次他亦以此事見問，我同他說了幾句，他不但不大愛聽，且臉上大有失望的情形，所以也就沒有再往下說，一次跟樊山先生談天，我偶問到他後彩雲曲，他趕緊說，游戲筆墨，不足以登大雅之堂，窺其意，似不欲人再說，大有後悔之意，我跟劉半儂，倒暢談過一次，不過我同他談的時候，他所著的賽金花本事一書，將要脫稿，或已經脫稿，但一直到現在，我還未看見過，不過當時聽人說，他有此著，且將其大

概告我，所以我對他作了一次忠告，我問他，果有此作否，他說有的，他也把大致情形，當面告我，我說，我相信賽金花沒有見過瓦德西（說見後）就是偶爾見過一兩次，她也不敢跟瓦帥談國事，第一她那幾句德國話，就不够資格，就說她說過，瓦帥有這個權，可以答應這些事情麼？瓦帥確是各國聯軍（也有德海軍陸戰隊）的總司令，但這種總司令，是那一國的官級高，那一位就擔任此職，並非因德國公使被害，而德國的權力較大也，所以由天津往北京攻的時候，總司令是英國人，瓦帥到的很晚，到京約一個月之後，德國陸軍才到，才換他爲總司令，這種總司令，仍不過只管軍事，至一切國事的交涉，仍須由各國公使秉承各本國政府的意旨進行，或主持，瓦帥怎能自稱有權答應這種請求呢？在庚子那一年，賽金花倒是偶爾在人前表功，她倒是沒有說過求瓦帥，她總是說跪着求過克林德夫人，所以夫人才答應了她，她這話，却沒有對我說過，她也知道，我知道她的底細，我理想她沒有見過克林德夫人，我雖不能斷定，但以理推之，却是如此，因為她庚子年在北平，不過一個老鴿子的身份（說見

後)一個公使夫人，怎能接見這樣的一個人呢？再說我也常見克林德夫人，總沒碰見過她，或者有人說，爲什麼德國武官願意跟她來往呢？這另作別論，一羣年少的軍人，他們什麼也管，只要是女的，他們就歡迎，何況她還會說幾句德國話呢。所以同她來往的人，都是中尉少尉，連上尉都很難碰到一個，蓋因爲上尉已是一連之長，舉動上，便須稍微慎重，因中少尉得算他的部下，在這路地方碰見，有點不好意思的，就說，假如賽金花可以求克林德夫人，試問一個公使夫人，有權答應這件事情麼？她丈夫雖然被害，他不過可以要求關於自己的賠償，至於真正國際的事情，萬非她可以主持，這種種的情形，平常國民不知道，尚無不可，若小說家詩家文人，不知道，便有點說不過去，然他們以小說家詩家的立場，隨便說說，亦或可原，像您這大文學家，又是留學生，若連國際這樣極普通的情形，都不知道，未免說不過去，而且您所著之書，名曰本事，非小說詩詞可比，倘也跟着他們隨便說，則不但於您的名譽有關，恐於身分，也有相當的損處。當時他聽了我這些話，似乎有動於中，他這本書，永遠沒給我看過，也或者爲此。然自此以後，便沒有再談過這件事情，聽友人說，後來半儂對別人，也不多談了。

在民國十年的前後，我合羅瘦公、黃秋岳，天天在一處，趙叔雍自上海到北平，也日日見面，往往談起此事來，我想樊山後來不願提影雲曲的原因，也或者是因爲羅瘦公把我的話告訴過他，但瘦公也是詩人，他總想影雲曲的事情是真的

所以我說的話，他雖不能駁回，但他不願傳說，這也是很有趣的事情。

揚君雲史，從前不認識，我認識他在七七事變的前二年，還是由他的少奶奶李小姐認識的，一次他親身給我送來了一捲文字，裏面有他關於香妃的詩及記載，囑我編一齣香妃劇，因此很談過幾次，關於賽金花的事情，也說過，瑣碎事情他雖不知道，但大體他知道的相當清楚。

他致張次溪函，我沒有見過，此事實發動於次溪，雲史雖係詩人，不拘小節，但關於賽事，他必不肯扭直作曲，次溪最好標榜，所以他的文字中，十之七八，有康南海三字，他住在西磚兒胡同，(記不清了，但近於南下窪)，左近葬了這麼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，他當然要借他出出風頭，所以才找雲史，然因日治時代，次溪在蘇北，郝鵬舉手下，擔任了很重要的財政職員，日本投降之後，我還見過他幾次，但因有通緝的命令，從來也就不敢出頭露面，所以這個碑，恐怕也未成成立。

現在再把我認識賽金花的經過及情形，來談談，因爲庚子拳匪作亂，舍下遭了大難，先嚴恨西后之無知，於是囑諭我等，不許再作清朝的官，然亦不許與外國人當翻譯，不許作官者，是恨西后之混，不許當翻譯者，是爲自己雖學了點洋文，但都是國家的公務栽培的，居然供外國驅使，不但對不起國家，且對不起自己的良心也。然人必須要生活呀，不得已，遂決定作買賣，李文忠到京，所有交涉事件，自以英文或法文爲要，但彼最高統帥，爲德國人，則自己當然也得有德

文翻譯人員，文忠幕府于晦若先生，與先君爲盟兄弟，特來約余弟兄，雖婉言辭之，但允其不支薪水，絕對幫忙，於是常到賢良寺(文忠住此)有的事情，也常替他探聽，所以彼時交涉的情形，也稍知道一些，後給他推薦了一位程遵堯，字紹唐，乃程長庚之嫡孫，德文比我早學四五年，且教過我，又係文忠的同鄉，彼此相產甚好，於是余弟兄，就不常去了，乃作起買賣來，因爲彼時會德文的人太少，許多德國軍官，都想同我們認識認識，所認識的軍官很多，但是多是下級的，那年前三門外，東至東便門，西至西便門，南至珠市口大街，都歸德國軍隊居住，一次我騎着馬出前門，大遠的看見，由南邊來了三個軍官，一個中國女人，正不知爲何人，走近了，三位軍官都很熟，彼此招呼，他們就給指引，此位是洪夫人，我趕緊回答說，知道知道，其實我以前並未見過她，且不知她在北京，但我理想着，一定是她，她對我却非常的顯着親近，並告訴我，她的住址，在石頭胡同，約我前去談談，而且說了兩三次，這是我第一次認識她，過了幾天，恰有一位軍官，跟我打聽她的住址，很想去拜會她，所以我就一同去了，房子並不濶綽，也還齊整，跟我說了很多的話，大致是請我常去，並且您說您認識的德國朋友多，只管請這裏來坐，並有兩個十六七歲的姑娘，倒茶裝煙，我當時看看那種情形，並不像使喚丫頭，以爲情形不對，詳細一調查，居然是一個妓院的性質，她殷殷的請我去，有兩種意義，一種是她的德國話不够，請我幫她忙，一種是完全給她拉買賣，後來我又去過

一次，方知果然是那麼回事，於是就沒有再去，凡有德國官員求介紹者，永遠請家兄竺山，同他們去，才知道價錢，喝一次茶，是八塊錢，過夜是二十塊錢，此外還有點賞費。

一次同一軍官到中海，見紫光閣前，月臺上堆滿了書籍，山堆大梁，亂七八糟，我問這是怎麼回事，適管理此事一軍官，由閣中出來，說是要用此閣養馬，所以把書都扔出來，問我要不要，他可以管送，不要錢，我說一來，我沒有這麼多房屋盛他，二來，將來政府回來也許有罪過，他很相信，且領着到閣中看看，一進門，便見賽金花同兩個軍官在裏面，我同她說了幾句話，忽見瓦帥，由南邊同一軍官走來，與賽在一起之軍官，很露出惶惶之色，商量避避之法，我便出來，瓦帥見我是一個中國人，問我同行之軍官，我是何如人，軍官代答，並說我說極好的德國話，我便對之行一敬禮，瓦帥也很客氣，問往德國去過麼，對以沒有，他問在那兒學的德文，當即告彼，又說了幾句話，我就走了。又一次在瀛臺，又遇到賽同別的兩位軍官，我跟賽正說話，又遠遠的見瓦帥同站崗的兵說話，這兩位軍官也露不安之色，其一說，瓦帥不會進來，後瓦帥果然走了，這兩次賽金花都沒敢見瓦帥，所以我測度她，沒有見過瓦帥，就是見過，也不過一二次，時間也一定很暫，至於委身瓦帥，那是絕對不會有的，再說那樣高級的長官，也不敢如此胡來，我這話也不是武斷，我所見過，與賽在一起的軍官，都是中少尉階級，連上尉階級沒有，因為中尉，雖比少尉高一級但都是排長，誰也管不着誰，上

尉就是連長，為中少尉之正上司，所以動作，不能與中少尉同夥，因此，我想老跟一羣下級軍官來往的人，不會與最高統帥，隨便起坐，且外國的統帥，與中國前些年統帥不同，中國統帥下邊的副官，都是他的私人，可以隨便給他介紹妓女；外國的副官，則絕對不是這樣的情形，當的都是國家的差使，這樣的私事，他決不敢作，中國人認為瓦帥的屬員，可以給他介紹拉攏者，大致是看慣了舊日中國的情形，所以才有這種思想。

一次也是我騎着馬，在前大門，碰到她合幾個中少尉，騎馬往南走，他們約我一同去逛天壇，其中有兩個新由保定府到北京的軍官，對於北京的情形，當然不很清楚，一面談着天，問長問短，賽金花指着前門一帶，同那兩個軍官說，這都是我們的佔領區，我聽到「我們」二字，自然覺着有點刺耳，而有兩個德國軍官，也彼此作了一個鬼臉，他們雖沒說什麼，可是我知道，也是為「我們」二字，由此我便感覺到賽之為人，沒受過什麼教育，對她就有些輕視了。

賽金花手下，有兩個人，一姓劉，名海三，號稱劉三，會說幾句德國話，似乎是洪文卿帶着出過國的廚役（我理想），說的都是下等德國話，天天帶着德國兵，到各處去敲詐，大家都說，他跟賽勾着手，或說是賽的嚙囉，至於他詐了錢，給賽與否，或分給多少，我不得而知，但他到處是用賽恫嚇人，那是無可諱言的，後被科知府逮捕，科知府，名科兒德斯，即同德國公使克林德，在東單總布胡同口，遇難未死之頭等漢文參

贊，他女兒現在遷往北平西郊，聯軍進京，各國都沒有行政機關，德國這個機關，設在崇文門外海西林氏之屋內，前門在後河沿，後門在西河沿，即名曰知府衙門，科即為知府，一次賽金花找我，請我去求情，我說此事您可以求軍官，一定可以有效，她說我求了沒用，您再去說說罷，我說去求沒什麼不可以，但不一定有效，我問她，您二人是怎麼個關係，我也好措辭，她說，請您最好是不提我。過了兩天，我恰有事去找科知府，說完了話，我問了一句，說此處有押着的一個劉海三麼？他說有，即問我，您認識他麼，我說看見過，沒說過話，我問他，什麼罪過？他說很重，我說我受人之托，來問詢問，他樂了一樂，說受洪夫人之托罷，我也樂了，他接着說，洪夫人已經求了兩位少尉，同我這裏的衛隊軍官說過，沒好意思跟我說，但是案情很重，沒辦法，又接着說，他是毀害您們中國人哪，意思是不願意我再往下說，我當即問他，我可以看看這個人麼，他說可以，我同一衛兵到一大間屋子，其中押着不少的人，大多數都是倚仗外人欺害中國人的，看了非常的傷心，及至見到劉三，我跟他雖然熟臉，但未說過話，他自己不敢先說，我即問他，有什麼話說沒有，他趕緊就說，請您趕緊跟賽二爺說，求求人情罷，我說好，隨即離開屋子，後來此人果被槍決了，其他一人，大致也姓劉，看情形，似一位開妓館的老板，同兩個同回出資，與賽金花合夥作買賣，大致是賽出名出人，他們出錢，彼時北方鐵路，都被拳匪毀搶，聯軍修復，車站設在天壇前邊，一次我因往天津

運貨，到車站，見德國糧臺總管，正與此位劉姓嚷嚷，實因他們賣給了德國糧臺二十噸土豆，都凍了，劉某聽不懂，求我給他翻譯翻譯，見一個火車，都是散裝的土豆，又無麻袋，焉得不凍？正說着，賽金花坐着轎車到了，她一下車，先招呼我，我問她，這樣冷天，您到這個地方來，有什麼事嗎？她說沒法子，爲餬口，作個小買賣呀，我說好哇，我也作買賣，這咱們是同行行了，她說哪我可不致高攀，我問她，您都是賣什麼呀，她聽了這句話，微發狡嗔，用眼膘了我一下，笑說，你說話，總是帶點玩笑，我說問您賣什麼貨，怎麼說玩笑呢。其實我當時沒有懂她的意思，後來才明白過來，她是把開妓館的一層意思也夾想到裏面，她這種神情，是對親近要好，求幫忙的性質，說了幾句話，她便和那位姓劉的去說話去了，我便躲在旁邊，作我自己的事情，後來她們交涉的沒辦法了，她又來找我，求我給她想想法子，我說你們這土豆確凍了，恐怕沒辦法，姓劉的說，並沒有凍，我說你這話，不能隨便說，凍不凍，是有準證的，他們兩個人，都不知道，我說凍了的土豆，已經成冰，用手一攪，經煖氣一融化，是要出水的，不凍的土豆，攪多大工夫，也不會出水，你不信，你取一個來，交給二爺，（他們都稱二爺，所以我也這樣稱呼。）攪一攪，賽微嗔指了我一下，果然出了水，我說你看一攪就出水了不是，賽又指了我一下，我才又覺悟過來，我的話有些語病。他問我怎麼辦？倘乎他不要，真賠不起，可就了命了。我說你得吃虧，你少要幾個錢，我跟他商量商量，姓劉的還不願意，我說你要明白，他若不要，你就全數

扔了，一車土豆都散着，只蓋上稀稀拉拉的一層稻草，焉得不凍呢？倘他不要，你今夜不能運出，照這樣再凍一夜，豈不是都凍了麼？賽即說，那幾千塊錢就都扔了，還是聽齊先生的吧，於是我便約他一同去找糧臺總管，她讓我一個人先去說，我說那不好，倘說好了還好，倘說不好，我便有了嫌疑，因爲我也是個作此生意的人，怕你多心，她說你這個小心眼兒，可真密。我三人同走到總管面前，一見面，他先說，我一點辦法也沒有，我說您不要忙，我有一點道理跟你說，你不要他的，當然有道理，但是這車貨，再凍一夜，可就真完了，就是都凍了，於你也無干，不過你們正是缺少土豆的時候，現在人荒馬亂，再不易買，恐怕要誤了吃，依我的意思，他凍也不過浮面一層，下邊並未凍，你留下他，少給幾個錢，你公事也沒有什麼說不出去，你趕緊用一塊棚布，把他蓋好，不使他再往下凍要緊，總管便答應了，後來姓劉的，還給我送了五百塊錢去，說賽二爺很感謝我，想送點禮，目下無物可買，讓我送了點現的來，自己買吧，我也沒收他的。以上這兩件事情，寫的似乎太囉嗦，但我覺得還不够詳細，因爲由此可以知道，他對於德國人，沒什麼辦法，且可以看出，他言談動作，還很輕佻，仍是一種妓女的作風，絕沒有一點公使夫人的身分，如此則他與外國人來往，不過是玩玩鬧鬧，不會有高尚的交接，更不會有什麼高尚的言談，何況國際大事呢，我同賽接觸的事情很有幾件，但不必多寫了。

茲再談談關於大家傳說的事情，後彩雲曲，我一字不記的，祇就定山先生提出來的幾句，大致說說，人們傳說賽有外國朋友，她本人也說，

在德國認的些瀾人，其實這是沒有的事情，一是按國家的體制說，萬不許公使夫人，與外人交際，不但國外，就是北京，同在一部的尙書侍郎，彼此誰見過誰的家眷呢，可以說絕對沒有，偶有之，也是有其他親戚的關係，絕非同寅而有來往，禮教然也，故在光緒庚子以前，駐外公使的夫人，絕對沒有交際，在庚子以後，到光緒末年，風氣稍變，才漸漸有交往的事情；二是彼時婦人都是纏足，不但交際不方便，且自己都以爲見不得人，故絕對不會出頭露面，光緒末葉以後，天足者已稍多，才有與外人來往者，何況賽乃一妾，而非正式夫人，因稱呼上的關係，就不會與人有交際了。

賽之德國話，稀鬆的很，有些事情，往往求我幫忙，實因她還不及我，但我的德語，也就僅能對付着弄懂而已。

賽虐婢致死一案，說是婢，已經替他撐門面，其實是一養女。

儀鸞殿失火，確有其事，但是極小的一件事情，這樣的火，若在別處，實在算不了什麼，大家也就不值得注意了。因爲適在瓦帥住所，故當時北京城內就都知道了，再說，這樣高級的統帥，住所內外，整夜都有站崗巡邏之官兵，一經有火，當然就立刻可以發覺，那能等到詩中說的那樣利害呢。

所謂瓦帥回國，卒被褫遣一節，也有些影響，瓦帥回國後，確被置之閒曹，但官爵則未動，據德國人說，是因爲他帶回去的東西太多所致，當辛丑撤兵之前，德國政府對來中國之官兵，即有命令，任何人不得私自帶帶器回去，此事曾登彼時德人在天津所出之報紙，人人知之。